

缪斯的自闭与开放

——诗之思的悖论性诉求

刘志

(浙江大学国际文化学系, 浙江杭州, 310027)

摘要: 诗之思的悖论性往往损害或过滤掉诗的那些特有价值; 对艺术自律性的思考往往导致其自闭或无限度开放于生活; 避免诗之思弊端的一种身体诗学策略因其面对的诸多难题所以还只是处在设想阶段。

关键词: 诗之思; 悖论性; 自闭与开放; 身体

中图分类号: IO-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4)03-0359-05

在艺术遭受身份认证危机的后现代语境中, 思考艺术的困难或许不在于如何去界说而在于这种界说自身有没有意义。任何关于艺术的理论一个共同特征是: 将基于人的生命体验的感性之诗转化为便于理解和认识的理性之思, 在这一转化的过程中什么东西被损耗掉了? 劣等的思对诗的僭越和罪过在于以合法化的姿态剥夺或过滤掉了诗的哪些特有价值? 那些不希望提供关于诗的真理和知识而希望通过理性之思以增进我们对诗的经验 and 理解的理论为什么最终也走向封闭而被历史尘封在博物馆里?

一、 体验与认识: 诗之思的悖论性诉求

艺术所展示出来的无穷魅力诱惑着不同时代的人们力图从理智上去把握它。然而, “迄今为止提供的众多定义中, 没有一个已经在哲学上证明是令人满意或者获得毫无争议的接受”^{[1](55)}。无数伟大的哲学家理论家在这一思的困境面前殚精竭虑似乎昭示出“虽有众多被称为‘艺术’的东西, 但却不存在可以涵盖所有艺术种类的一般艺术概念”^{[2](4)}。或者如理论家莫里斯·韦兹所指出的艺术不只是“缺乏一个本质, 缺乏一套在或者必须在任何一个被适当地称之为艺术的作品中展现的必要和充分的特性; 而是指这个概念在逻辑上绝对禁止它拥有这样的本

质。艺术是一个在本质上开放和易变的概念, 一个以它的原则、新奇和革新而自豪的领域。”^{[1](59)}

认识到这一点仍然无法抵挡诗之思的诱惑, 这些思其出发点大多在于寻求一个可以将艺术与非艺术区分开来的确定的普适性法则。这本身就与基于个体偶然性的感性生命体验之诗的无序性和开放性相抵牾。思遵循着逻辑的清晰性和内在封闭性的一般规律, 思的张力性很大程度上是融进了诗的成分; 但这种张力是有限度的, 这种限度源于语言的阈限, 思只能在语言所给与的限度内展开, 由语言所划定的“可说与不可说、确定与不确定、经验与超验之间的‘有-无’与‘显-隐’的界限”^{[3](272)}。超出这一界限思应该对之保持着应有的敬畏, 思一旦自信其对诗的言说的确定性, 便会被语言在显中归隐的力量所支配, “语言对人的独断总会作出反讽式的回应, 只是它常以伏笔隐喻的方式越界, 当事人是不自知的。除非你对语言的本性保持敬畏而留有余地”^{[3](272)}。这有悖于思的理论对确定性的追求, 思对诗的言说史一再证明: 理论一旦确信其把握了诗的真理, 终将被历史尘封。

尼采说历史性概念只有历史没有定义。但人们对作为历史性概念的艺术还是在一再地言说着和介定着。诗之思也正在这种悖论性中展开和发展, 或许对于诗的理论来讲只有更好没有最好。问题在于如何保证这种诗之思不对诗本身造成损害。这就要探寻诗本身有别于思的那些特有价值, 以及思在对

诗的言说中如何尊重这些价值和使其不被过滤掉。

思考诗的特有价值首先要从它对个体的补赎性满足出发,这一满足的独特之处在与它是对人的情感饱满的体贴和抱慰,而且这种体贴和抱慰不同于宗教,它是在世的;不同于哲学和伦理,它是以诗的特有的审美情感体验方式实现的;也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功利性满足,它是精神性想象性的并有着指向未来的理想感召魅力。如爱默生所说对每一个被抛在这个世上的个体来说,自我的独一无二性因而是不可重复的偶然性的产物,面对一个冰冷的物理世界,面对生命在世的无常、不幸、挫折和孤立无援,人如何去承受?诉诸于超验领域的宗教信仰自然无法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诉诸哲学之思尽管可以因其智慧上的洞明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但思仍然无法与诗相比,且不说思的极至有滑入虚无的危险,思的抽象性和它对语言清晰性的限制性要求使其在面对一个由混沌和噪音组成的必然世界时往往不得不求助于诗的想象性力量。在此思与诗的相遇便在所难免,因为对于超语言的东西思只能保持沉默,“语言反映了思想的不准确性;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决定了我们无法找到任何超验的意义。”^{[4](47)}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谈论(或清楚地思想)没有以某种方式被语言媒介地存在的事物;它不意味着我们永远不能非语言地经验它们,或者不在语言中它们就不能为我们有意义地存在。”^{[1](174)}只有在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诗中,这种意义才会显现。当思向诗森然逼近时,其诗性情感的饱满性和感召力往往会逃遁。原因在于诗的魅力需要人沉浸于其中,用个体生命情感去体验和拥抱其存在的饱满性,但这种体验一旦遭遇诗的好坏、诗的内容和形式、诗的内外价值等认识性的思的问题时,体验往往会因此而中断。思越清楚地接近诗,越容易损耗掉那些诗的特有价值。这也正是诗之思的悖论性所在。

认识到这一悖论性并非是否定对艺术进行理论思考与批评的价值,而是要明确这种思考的意义和限度。把这种对诗的认识之思作为手段而非目的,同时必须尊重诗的那些特有价值。有些对艺术的思考其目的“不是抓住我们对艺术的通行理解的真理,而是要重新构象艺术以便提升它的地位和价值,最终目的不是知识而是改善经验”^{[1](9)},尽管如此其理论之思也是基于认识目的,相对于诗对生命和生活的开放性过程性它当然有着历史的限度,所以仍然不能代替基于个体生命的艺术体验。对于开放的丰富复杂的艺术世界,理论之思有时显得乏力甚至无

用,“面对作品提供的生机无限的难以捉摸的快感,理论有时纯属多余,有时力不从心,有时反而阻塞或消减了作品的意味。”^{[5](29)}

虽然诗人艾略特认为理解一首诗和以正当的理由享受它结果相同,但对于诗的体验仍然要优于理论之思,这源于“我们人类(包括哲学家在内)在根本上不是为真理而活着,而是为感觉和情感的愉快而活着”^{[1](49)}。在此意义上对诗的特有体验性价值的强调也就获得了合法性“有时人类更需要想象而非智慧,更需要诗歌而非哲学,这种与孩子的浪漫的联系如此富有生命力,它甚至促发了一次对知识王国的袭击”^{[5](44)}。因为我们无法不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面对人类在浩瀚宇宙中的孤立无援和个体生命被抛于世界和历史中的偶然性和无常性,正是通过贴近人的情感的想象超越冰冷的必然世界的艺术才“使得世界和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显得更有意义和更可承受”^{[1](25)}。

二、 自闭与开放: 艺术自律的悖论性之思

对艺术的自律性问题的理论思考最能体现出诗之思的悖论性和弊端。其实无论在历史中还是现在作为一种在艺术家或欣赏者体验中的艺术的事实性存在的价值,不需要理论对其证实或证伪,正如康德所说关于审美判断的鉴赏力的思考:“并不是为了培养和陶冶鉴赏力,因为没有这些探讨它也能照样进行,像它迄今所做的那样”^{[6](81)}。基于一种艺术身份认证危机的艺术自律性之思是在现代哲学怀疑主义精神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前现代社会人们在思维上总是潜在或显在地依赖于一种“既存在于空间也存在于时间中的绝对基准点”^{[7](26)}。那时虽然也有关于艺术之思,但在思之前实际早已预先从一种基础主义或普遍主义的观念框架出发承认其存在的理所当然性,从这一前提出发对艺术的思考自然无法从根本上危及到诗的作用、地位和发展。在上帝缺席的世界里和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的影响下这一基准点早已不复存在,一种关于艺术究竟是什么和它在人类的生存和生活中究竟有多大意义的实证主义哲学的工具理性之思,对只有体验才能彰显其价值的艺术的重新估价,也就难免导致僭越甚至过滤掉艺术的那些特有的体验性价值。

具体化到历史中来看,为了摆脱韦伯所指出的

世俗化社会对艺术的腐蚀, 唯美主义的艺术家把其体验到的那种艺术的纯粹性运用到对艺术自律的思考中, 才对艺术与生活界限的明确性作了极端的强调。王尔德宣称: “艺术就跟生活一样, 其宝贵的法则就是界限越明晰, 艺术作品就越完美; 反之, 界限越不明晰, 那种剽窃模仿, 粗制滥造的痕迹就越明显。这种对明确概念的爱好, 这种视觉上的清晰度, 这种艺术上的界限感, 是一切伟大的作品或诗歌的特征……”^{[81] (82)} 虽然这种对艺术的绝对界限的纯艺术之思其初衷是使艺术成为“一种清除所有实用目的的媒介, 在其中个体可以(除了实现其他目的外)否定由于工具理性的原因而僵化了的语言上和精神上的陈规陋习”^{[9] (15)}。然而作为一种力图将艺术纯粹化的理性之思而不是开放性的体验之诗, 最终却导致艺术封闭于生活而实体化, 其体现就是唯美主义走向对艺术形式的极端强调, “当艺术本身成为一个问题之时, 形式成为艺术品的首选的内容”^{[9] (15)}。所以王尔德才说“我们必须始终记住艺术要说的只有一句话, 艺术也只有一个最高的法则, 即形式的或者和谐的法则”^{[81] (80)}, 这种强调到了形式主义和新批评派的理论家那里对艺术的那些形式上的特质的思考也日益清晰完备, 的确在思上这些理论流派和观点为认识艺术作出了贡献, 然而越是清楚的认识了艺术, 反而远离了那些作为诗的特有体验性价值, 因为因这种认识和由此而导致的创作观念上的形式化日益自闭于使艺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那些鲜活的生命和生活, 并导致一种比格尔所说的“艺术品语义萎缩的状态”^{[9] (15)}。

与之相反, 后现代艺术之思在很大程度上使艺术的边界日益向生活和身体经验世界的现实性和无限可能性开放, 这种开放挑战了任何对艺术作为一种封闭的实体性存在之思的前现代和现代艺术观。它使得判断一件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的任何观念性限制之思都得以消解, 然而这种完全以体验代替思考并对任何艺术标准和自律观念都加以放逐, 实际也极大地纵容了艺术主观体验的随意性, 从而使得那些艺术的独特体验性价值因艺术体验向生活的无度和盲目开放而缺失。而当这种消解的艺术之思走向极端时, 艺术的合法性危机也就不可避免。由此可见思一旦明确放弃诗之思和完全以傲慢的姿态介入对艺术本身所造成的弊端是相同的。因为只有体验完全没有思之诗很难承担人在世意义的抱慰和彰显。后现代艺术到了杜尚以生活现成品来取消艺术概念性之思的介入时(他把小便池命名为艺

术而没有把任何限制性的艺术概念赋予这个现成品) 实际已经走到尽头。

艺术的自律性之思并非必然地导致其自闭或无限度开放, 关键还在于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思的介入姿态, 才能避免使诗自闭于生活经验世界而保有意义的饱满性和新鲜性或放弃诗之思的无限度和无意义的开放性。以一种什么样的目的去介入诗之思? 不是为了验证弗洛伊德的虽有深度但乏味无比的无意识理论, 也不是去发现诗中蕴有的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内涵, 或去发现诗的各种各样的外在社会文化价值(如社会学家对诗的强暴式解读和指责其只能满足社会剩余需要的非诗性目的之思一样), 尽管不能否认这些诗之思在增进人们对诗的认识上所起的重要价值。然而判断其是否是真正的诗之思显然不能仅仅以其是否增进人们对诗的这些认识和理解为目的, 最高的判断优劣的标准还应该是它是否增进了我们对这些诗的体验性价值。当我们沉入这些认识的思考之前, 应该问一问, 它是否是一首体验到的好诗? 判断的价值和依据何在? 而这种价值和依据是否会导致对诗的思考走向封闭或无限度开放? 这里显然无法绕过那些诗的事实性存在的独特价值。在这一前提下一种可以拓展对诗的经验和理解又不使之自闭或无限度地开放于生活和经验世界的诗之思, 无疑已经出现在后现代大潮消退后的地平线上。

三、 实体与身体: 未来诗之思的策略

行文至此思路一度阻塞, 对艺术的这种独特的体验性价值的强调不也是在思吗? 而且在这一思之前也是预先设定了一种具有体验性独特价值的艺术的实体性存在? 如何保证这一实体性存在不同于历史上的为艺术划地为牢的各种封闭观念? “否定一个终极证明并不难, 难的是自己的陈述如何在引申中既不承诺为本体论, 也不失去应有的规定性, 这种语言行为自身中的防范机制才是最难最难的。”^{[31] (273)} 问题当然也不仅仅是语言上的, 这种体验性诗的独特价值根源于无论是历史上和现在人都离不开它的一种事实性存在的理想设定。后现代似乎还没有能力解构掉人类的这一元价值。如何不使这一理想设定成为一种怀特海所指的僵化的实体性存在从而束缚艺术观念创造性的开放和发展。

这一诗的体验性特征的事实性存在自身已经是

其合理性的最好证明。当然这样论证有被指责为黑格尔式的存在即合理的辩论,深入思考其合理性源于人永难抑止的对现实必然性导致的铁板一块的生存和生活的不满和对理想的永远渴求,正是这种不满才使阿多诺宣称艺术要成为社会的就必须站在社会的对立面,也使无数理论家赋予艺术在终极意义上引导社会发展的重任。对于个体诗之思来讲,这一特征不在于前人是否早已言论过认识过,而在于不断地去投入体验它的存在和意义,只有自身体验到了它的存在,它才是你自身的,也唯有如此才能避免诗之思的弊端。

为保证其不走向僵化就需要对思的悖论性和弊端时时反身自省,同时还要使之向鲜活的生命和现实生活感受开放。由于个体在世的现实性是人不可能超出自我身体体验来感知诗的这一存在意义,感知的碎片性使人也不可能永远都处在对这一意义的纯粹体验之中。尤其是作为一种诗之思的意义的理想设定更多的是一种时间流动中的精神性永在,而诗的体验性意义的感知则具有当下肉身性,如何整合其分裂并保证其纯粹性和开放性,成了未来诗之思的起点。

从这里出发,艺术之思须重新在一种历史维度的开放性中展开。而源于一种现象学影响下的身体美学策略颇引人瞩目。胡塞尔说:“通过我的有机的身体,我在此成为围绕着我展开的‘初始’世界的中心”^{[10](4)},是感知的身体组织着意义的最初生成,所以二十世纪以来的身体理论大行其道也就不足为奇。而且这一理论之思是在现代性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尼采、舍勒、福科不断揭示现代性其实是人身上一切晦暗的、冲动性的本能的全面造反。而且感觉性的在体是身体性,从感觉崇拜到身体崇拜,更构成了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逻辑。”^{[3](195)}这种身体美学有着巨大的优势,首先它保证了精神愉悦在肉体中的在场性,同时还保证了诗的体验的现实具体性,避免如古典美学一样从一种抽象的人的观念出发对诗的沉思,从而具有着消解诗之思悖论的可能性。

当然这还只是一种设想。因为在身体的名目下包含着太多的东西:“二十世纪的一系列理论故事纵深演变的时候,‘身体’成为一批风格激进的理论家共同聚焦的范畴。快感、欲望、力比多、无意识纷纷作为‘身体’之下的种种分支主题得到了专注的考虑。从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罗兰·巴特到巴赫金、德勒兹、弗·詹姆逊、伊格尔顿,他们的理论话语正在

愈来愈清晰地书写‘身体’的形象及其意义。”^[11]正是认识到身体的复杂性,艾丽思·雅尔丹指出:“赋予这些空间一种新语言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恐惧的计划……迄今为止,这些空间仍然是未知的,使人害怕的,巨大的;它们是疯狂的,无意识的,不合适的,不洁净的,荒谬的,东方式的,褻渎的。”^{[12](357)}所以在这一背景下设想一种身体诗学也就不得不面对诸多的难题:我是我身体感知的主宰(预先承认一种诗之思价值诉求的理想普遍性)和我将我的价值诉求完全交于我的身体(使诗性感走向颠覆一切审美原则和价值标准)无疑有着巨大差异。如何跨越由身体的真实性感知才能确证的生存感和价值体验的个体差异及诗之思精神性的普遍价值诉求之间的鸿沟?毕竟我们对美和诗的共通感是建立在对他人感知的可感知前提上的,但“我可以分享他人的精神性情(例如悲哀、福乐),因为,这种情感离身体的状态定位较远;但要感知他人的身体状态性感觉(痛感、痒感、快感),则根本不可能……不可传达的身体感,恰是最属己的感觉。”^{[3](196)}在这一难题前如何把握基于身体的诗性感知的可传达和不可传达之间的距离?如何理解感知的诗性和非诗性之间界限的游移性和过程性?如何化解感知的碎片性导致的细节上的复杂性不可同一性和诗之思可理解的同一性之间的距离?无疑这些难题从尼采以来一直是理论家们关注甚至用自己的身体实践着的重心(如在身体的冒险中直观着冒险本身的福科),一旦深入到由身体所展开的空间里,思便会变得步履艰难,所以一种能够化解诗之思弊端的实践意义上的身体诗学策略还只是面向未来的设想。然而在后现代界定艺术的困难背景下,于其做一些无谓的认识性的思去损害艺术,倒不如在尊重艺术的那些特有价值的基础上,以整合精神愉悦和身体愉悦为目的,投入到为发展一种可以增进人们对诗的经验和理解并具有多元价值的身体诗学的体验性之思中去。

参考文献:

- [1]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实用主义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2] [德]阿多诺.美学理论[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
- [3]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 [4] [意]艾柯.诠释与过度诠释[C].上海:三联书店,1997.
- [5] [美]马克·爱德蒙森.文学对抗哲学——从柏拉图到德里达[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 [6] 蒂埃里·德·迪弗. 艺术之名——为了一种现代性的考古学[M]. 长沙: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1.
- [7] [法]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 [8] 赵澧, 徐京安. 唯美主义[C].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1988.
- [9] [德]彼得·比格尔. 先锋派理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 [10] [法]莫里斯·梅洛-庞蒂. 知觉的首要地位及其哲学结论. 上海: 三联书店, 2002.
- [11] 南帆. 双重视域——当代电子文化分析[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1.
- [12] 史蒂文·康纳. 后现代主义文化——当代理论导引[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The self-closing and opening of the muse ——aspiring after paradoxical thinking of poetry

LIU Zhi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 Zhou 310027, China)

Abstract: The paradoxical thinking of poetry often spoils or sifts the special value of poetry; the self-discipline thinking about art usually results in self-closing or opening to life unlimitedly; because of facing many difficult problems, the tactics of a kind of body poem intending to avoid the abuse of thinking of poetry can be at the conceiving stage of the development.

Key words: thinking of poetry; paradoxical; self-closing and opening; body

[编辑: 颜关明]